

丁文誠公奏稿

丁文誠公奏稿

卷之二十四目錄

爲唐炯懇

恩摺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查覆鮑超病痊尙堪重任摺

同日

酌撥防勇五營交鮑超統帶赴滇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

喇嘛攘奪廓番財物查辦完結片

同日

瞻對裏塘劃界刊碑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

夔州府添設拔額摺

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

官運鹽局捐建公所請免報銷片

同日

酌添鮑超勇營並撥饟項軍火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日

自請帶兵防法片

同日

與唐炯前後所帶黔勇建祠合祀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丁士彬入藏中途被阻片

同日

遵 旨覈計川省籌解海防需費摺

光緒十年八月初三日

鮑超饒需軍火煩重據實陳奏片

同日

續籌鮑超軍饒催令起程並請

飭部籌撥接濟摺

光緒十年九月十八日

江省加抽濟楚鹽釐事多窒礙摺

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

川鹽做照兩淮行票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請 派員帶勇赴援臺灣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密陳渡臺機宜片

同日

爲唐炯懇

恩摺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人才可惜謹昧死瀝陳實蹟籲懇

聖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恭閱邸鈔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已革雲南巡撫唐炯著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等因
欽此伏讀之下不勝惶懼伏念我

皇太后

皇上厚德深仁同符覆載此次唐炯必有不可追之罪而
後

朝廷乃有不容寬之條

臣

自顧何人豈敢冒昧妄瀆渚

聖主執法之公開人臣冀倖之路甘自蹈於重咎而莫知

避也惟思用法極貴於嚴明而人才實亦可軫惜唐炯罪
在當誅臣不敢爲之妄置一議而才有可用臣亦不容不
爲之縷悉一陳查唐炯與臣在川共事五年其於川省歷
辦之鹽務夷務以及理財查吏諸大事臣皆迭經據實具
奏毋庸再瀆惟其奉

命撫滇迄今未及兩載臣每於滇省之官四川及從前熟
識之紳士來見者必歷詢唐炯近日之行事以考證其得
失據稱滇省久亂之後官吏之鑽營差徭之繁重賦稅之
浮加釐務之因循已成銅習自唐炯到任後破除清面極
意整理氣象漸新而銅務一事辦理亦極得手尤爲裕財
救時之大端蓋以前開辦數年奉撥百萬帑金而迄無成

效今則不煩部撥僅就地設措而大局竟成現在報解京
銅源源起運而廠地所產尙層出無窮此其明驗臣以所
言與唐炯歷次致臣信函及咨會公牘證之均各無異而
銅勛近由川運尤臣所目擊而知者蓋唐炯秉性剛正操
守清嚴心思樸誠辦事真實實有大過人者故其作事大
都不徒託空言也此次該罪臣回省臣確訪其防營如故
非智力有所不及徒以增兵籌餉事機重大急思與省中
各員妥商定局以免顧慮乃遽恩促回省疏忽萬狀罪無
可辭

朝廷此時處以重罪誠爲至公第臣之所惜者當此用才
之時而才實有可用與其立予駢誅而仍於事無益似不

若暫爲寬貸而尙有效可圖臣於該罪臣本屬同鄉極知
遠嫌但區區愚忱實因時正需才而有才不得終其用誠
爲可惜是以捫心自問不敢避祖徇之私見急欲以一言
冒死陳於

君父之前也至使功使過

聖明自有權衡儻該罪臣仰蒙

聖慈俾其帶罪自贖若果無實效可觀不惟將該罪臣立
置重典卽臣亦甘當欺罔之咎應請一併重治臣罪以塞
天下不勝悚惕屏營待

命之至謹恭摺附驛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查覆鮑超病痊尙堪重任摺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

奏爲遵

旨查詢在籍養病提督並查明能否出膺重任恭摺先行

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奉

上諭前任湖南提督鮑超帶兵有年戰功卓著奮勇可嘉前因患病准其開缺朝廷實深廕系該提督現在已否痊愈著丁寶楨傳旨詢問以示眷念並著察看該提督精力能否出膺重任迅卽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當卽欽遵恭錄飛咨該提督鮑超迅速咨覆辦理去後復

查省城距夔州一千八百餘里誠恐往返稽延不能迅速
上慰

宸廑當於由夔來省之官弁紳士等詳加詢問僉稱鮑超
苦戰多年軍營積勞致疾前奉

旨准其回籍調理卽加意醫治兩年以來病已痊愈精神
亦仍如舊等語臣查提督鮑超年甫五十氣體素強現查
詢其病已就痊精力仍復照舊至其帶兵剿匪勇戰多年
軍事是其熟悉刻值多事之秋該提督圖報情殷若蒙
責以重任自必忠誠奮發効命致身以期仰酬

高厚於萬一也所有遵

旨查明在籍提督鮑超病痊及精力尙堪重任各緣由謹

先行恭摺由驛四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酌撥防勇五營交鮑超統帶赴滇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

奏爲遵

旨酌撥川省現有防勇五營交鮑超統帶馳赴雲南擇要駐紮各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閏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丁寶楨奏遵查鮑超現已病痊精力尙堪重任一摺鮑超病體已痊深慰廑系現在法人於諒山一帶無故開衅我軍接仗獲勝並有攻犯保勝之說雲南邊防緊要著丁寶楨於四川現有各營中酌撥五營交鮑超統帶赴雲南擇要駐紮爲岑毓英後繼之師一切糧餉軍械由丁寶

檳趕緊撥給嗣後隨時接濟毋任缺乏等因欽此臣當卽
欽遵恭錄知照鮑超遵辦去後卽將川省現有各營中酌
撥得力勇丁五營飭各該營原帶將官哨弁等整頓軍裝
器械等項送交該提督鮑超統帶迅速起程前赴雲南駐
紮並令藩司籌餉局將該五營從前欠領月餉速行找清
一面趕緊添製鍋帳發給隨帶應用現在各營業經分飭
妥當指日卽可啟行不致延緩惟臣思向來各省支給勇
丁口糧多有不同又有應給各營長夫夫價名數及統領
營官薪水公費等項均不可少此次鮑超帶勇赴滇其口
糧一切彼必須查照湘楚各軍向章辦理查四川從前勇
營均係照湘楚各軍章程支發臣到川後以防勇口糧過

重庫儲不支乃將所有各營口糧章程概從節減現在每營每月大建共支給銀二千零二十三兩小建共支給銀一千九百六十兩零五錢其各營之官弁薪水長夫夫價各項一併在內數年來應支餼數實較他省爲輕此次鮑超赴滇道里甚遠且均係陸路行程頗屬不易恐將來必有另議加增勇丁口糧長夫名數及營哨官弁薪水公費各項情事應由該提督自行酌核奏明候旨遵辦至以後應給該軍之糧餼軍械川省本有撥滇協餉軍火自應遵

旨隨時接濟俾免缺乏而重邊防所有遵撥五營交鮑超統帶赴滇並將川省勇糧輕減遠道遣征恐鮑超或有議

請加增等項應由其自行奏請辦理各緣由謹恭摺由驛
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喇嘛攘奪廓番財物查辦完結片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

再前因西藏喇嘛攘奪廓番財物爲數甚鉅恐日久拖延致釀邊衅奏請

飭派大員查辦欽奉

諭旨飭派四川候補道丁士彬前往辦理

臣於奉

旨後卽催令丁士彬於四月十一日由省起程現據報稱

已經行過巴塘

臣

適接准駐藏大臣咨稱廓藏之事巴勒

布商民所失財物該廓王允讓銀十餘萬兩其餘不能再少現經該委員等議明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兩廓番已經遵斷了結並公同書立條約蓋用關防圖記各執完案該大臣一面具奏一面鈔稿咨會到川

臣

查廓番此次所

失財物爲數頗鉅該國王現已允讓銀十餘萬兩僅議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兩於理尙順自可允准惟議定償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之數經駐藏大臣極力設法祇能湊足銀十萬四千餘兩其餘尙短銀七萬餘兩據稱實難勒追奏請

天恩將不敷之款全數賞給達賴喇嘛及闔藏僧俗番衆催令趕緊清還並請

飭下四川先行籌撥銀八萬兩解藏備用等情臣查藏番此次攘奪廓番商民財物數至三十餘萬行同強盜可惡實甚現經該大臣竭力諭導廓番頗覺知感僅議償此數辦理尙爲妥協而藏番無故滋事大肆攘奪經廓番允讓

之外該藏番尙不知改悔將劫奪之贓全行繳出以便湊足銀兩如數了案乃竟一味告苦行若無事是攘人者得利實無情理若蒙

天恩准令四川卽行籌撥墊解事原可行但恐以後該藏番必以渠等無端肇衅代墊有人動輒生事則無底之壑川省亦難盡填現在此事旣經辦理就緒大局所關臣自不能不稍從權宜以靖邊圉而慰

宸廑刻已飭司道等妥爲設法籌撥俟該藏委員來川卽行分起解交俾資應用然此項撥款雖經四川竭力籌畫似應由駐藏大臣嚴飭該藏番等分作三年歸還川庫不得延欠方合體制至此案雖結其當日滋事之首犯人等

亦應

飭知駐藏大臣勒令該管喇嘛查明交出照例究辦庶於政體無礙且使藏番知

朝廷恩威並用或以後稍知儆懼不敢任性妄爲亦爲有益至丁士彬奉

旨赴藏原因事關重大令其前往辦理今藏事旣已辦結撥款已分半認還條約亦已立定蓋用關防圖記各執完案揆之此時情勢該藏已無事可辦丁士彬似可飭令回川以省沿途需費儻仍須該員前往一行查看俾昭周密之處均候

聖裁飭知到川

臣

卽恭錄知照丁士彬欽遵辦理所有藏

事辦結其不敷償款雖由四川籌措解藏應仍令該藏分
年解還川庫歸款暨道員丁士彬應否

飭令回川各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

臣

岐元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瞻對裏塘劃界刊碑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

奏爲瞻對裏塘界址不清迭滋事故現已遵

旨劃明界限刊碑立案地方一律靜謐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光緒七年 臣寶楨與前成都將軍宗室 臣恆

訓片奏請

旨劃清瞻裏界址一摺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恆訓丁寶楨奏請飭勘明內地與瞻對地方界址分立界碑等語此次中瞻對地方番官索康色膽敢稱兵犯境圍攻臺寨焚殺百姓現經恆訓等派令官兵辦理完竣惟瞻對地方緊接內地必須劃清界限以遏亂萌著色楞額維慶卽將番官索康色撤回後飭令接戍番官約期會

同該處地方官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內地與瞻對地面
劃清界址分立界碑以後土司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
逼勒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占如有彼
此越境滋事卽惟各所轄之番官土司是問以息紛爭等
因欽此謹卽恭錄分咨轉行在案一面會派候補知府楊
福萃前往查辦尙未辦有端倪該府旋卽丁憂回籍守制
隨委候補知府慶善接辦亦未辦結因事調省另有差委
隨查有卸署巴塘糧務候補知縣嵇志文上年辦理岩番
劫殺司鐸梅玉林之案尙屬妥速當卽專檄飭辦並以該
處係建昌道所轄該道寶森熟悉該處夷情並飭與該員
指授機宜俾有把握嗣見日久未經辦結臣等恐又另生

枝節復專委前任川東道候補道丁士彬馳赴裏塘督辦
去後茲據丁士彬轉據嵇志文等稟稱緣瞻對與裏塘界
址本屬分明並無紊亂瞻對在大道之南係西藏所轄裏
塘在大道之北係川省所轄裏塘舊有三壩查衆木拉石
地方三處向來由該土司收納夷賦咸豐年間瞻對叛番
勦戮遂將瞻對地方一併

賞給唐古忒經管而三壩仍爲瞻對所有裏塘土司未免
心懷怨恨迨後查衆頭目格桑汪清因慕瞻對勢強又背
叛裏塘私投瞻對特爲護符於裏塘反戈相向由是裏塘
土司於查衆已痛心疾首乃裏塘土目洛宗策登中澤阿
雍東尼麥色丹珍彭錯三人又狼狽爲奸陵虐木拉石百

姓格桑汪清峻使木拉石百姓背叛裏塘往投瞻對於是裏塘恨查朶入骨帶領土兵問罪並赴臺員處具控該臺員等以查朶本係裏塘所屬始則背叛繼則峻使木拉石百姓私投瞻對大屬不合卽督飭土兵嚴拏查朶格桑汪清治罪詎該番句結瞻對派兵相助圍困臺寨經楊福萃督飭官兵奮勇擊退並將查朶三寨平毀由是查番退伏瞻番亦因之奪氣楊福萃辦理善後以爲必將界址劃清日後方冀久安因丁憂未得辦竣嵇志文奉檄飭辦後當將瞻對番官戴琫丹巴明足爾調到裏塘傳集毛了崇喜曲登瓦述各土司到來三面環質聽候剖斷查查朶三村地方本係裏塘土司所轄而查朶句結瞻番圍臺實由裏

土司之先攻查衆起衅裏土司之攻查衆實由於查衆之唆使木拉石百姓私投瞻對所致木拉石百姓之私投瞻對又由洛宗策登等之陵虐百姓使然就事論事瞻對與裏塘兩造均有不是此時若不持平辦理使兩造平其心而懾其氣縱勉強將碑豎立日後難免不滋他事詎該兩造到裏以來在裏番欲將三壩查衆劃還並欲將查衆頭目全行滅絕始覺稱心藏中又不欲退還三壩猶欲奪回查衆又以裏土司稱兵肇衅罪與查衆相等堅請一併治罪爲抵飾之具各執一詞兩不相下經嵇志文多方開導曉以利害兩造始漸就我範圍正籌辦閒格桑汪清因見各番屬集裏臺思欲乘勢作亂潛行來裏與其舊日黨羽

私相聚議行蹤極爲詭秘稽志文訪問知會地方文武隨帶弁兵在裏塘寺院圍拏該犯膽敢放槍拒捕刃傷土兵四名經漢番兵練奮力兜拏始將該犯格傷垂斃卽梟首傳示查衆三村俾昭炯戒又探得裏塘土目洛宗策登等三犯逃赴明正地方潛匿稽志文又檄飭明正土司按名拏獲解赴裏塘經稽志文訊明該三犯狼狽爲奸實據與裏塘土司無涉將三犯解赴打箭鑪廳監禁以示懲儆並將歷年裏瞻交涉各案逐件爲之剖斷清楚裏番之心始平瞻番之氣亦懾兩造俱各輸服甘願具結遵斷稽志文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限同三面在裏塘之噶壩穹壩阿壩三壩之北雄赫山豎立川藏界碑一座又於三壩之南

裏塘之北立碑一座以示區別三壩仍係川疆歸裏塘管理其大道差事近年久已不支仍飭令查照向章分別應差三壩應上夷賦按年上納查衆木拉石地方仍歸川屬由裏塘管理其一切未盡事宜均明晰刊入碑中以資遵守從此西藏不得預聞查衆之事取有番官土司遵依了案分劃清楚各夷結連刷印碑文繪圖貼說一併申齎稟由丁士彬轉懇分別奏咨前來臣等覆查瞻對地方從前奏請

賞給唐古忒之時未將界址分別清楚本屬朦混但南北大致瞭然豈容稍有混淆只以歷年旣久強者因便乘利弱者積不能平前辦各員又未秉公速斷以致瞻裏兩番

積忿成讎構衅稱兵幾至擾及大道實屬不成事體茲該員等遵

旨奉差查辦先究肇衅之裏番以釋藏番之疑復殄首禍之查番以平裏番之恨兩造均已折服各案悉就範圍從此裏塘所轄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擾瞻對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占川藏相安邊民永資樂利堪以上慰

宸廑所有在事出力各員之候補道丁士彬督率有方不負委任現任建昌道寶森盡心指授悉合機宜候補班前先補用知縣嵇志文往來於瘴雨蠻煙之地出入於冰天雪窖之中歷有年餘力顧大局不避艱險均屬著有微勞

可否仰懇

天恩將丁士彬

賞給隨帶加三級寶森

賞給二品頂戴嵇志文歸候補本班儘先補用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其餘出力各員弁由臣等查明給予外獎以勵勤勞所有瞻對裏塘界址不清迭滋事故現已遵

旨劃明界限刊碑立案瞻裏地方一律靜謐緣由除分別咨部並將各夷結碑文圖說附卷存案外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岐元合詞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夔州府添設拔額摺 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請增拔額以育人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川省夔州府學額原係二十名每逢酉科拔貢二名前於雍正十二年撥去六名以四名歸梁山二名歸達州復於乾隆四十四年撥去六名歸石碛廳府額僅存八名未符府制始將巫山雲陽各撥一名改歸府學每科取進十名酉科拔貢一名嗣於同治九年奏添學額十名奉

旨允准在案十餘年來每科皆取進學額二十名惟拔貢尙未請添查定例歲試生員滿百名准選拔一名現在夔州府學廩增附生已逾二百名核與增添拔額定例相符

由藩司具詳請奏前來臣等覆查該司所詳係爲鼓勵學校起見亦與定例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定額一名之外增設拔額一名以廣登進而資鼓舞如蒙

俞允請自下屆丁酉科爲始由臣等會同秉公選拔用副聖主樂育英才至意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官運鹽局捐建公所請免報銷片

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

再查川省開辦黔邊官運鹽務前於瀘州南關外暫佃民房設立總局價昂地窄既不足敷分布又處城外河濱野曠人稀川省匪徒極多每值解交銀兩之時存儲甚難防護實非慎重之道茲據總辦鹽務候補道夏崑詳查州城內側近瀘州營地有民房數十間出賣相度地勢以之設立總局甚屬相宜事雖應舉而款無可籌礙難措辦嗣各局委員等皆以鹽務爲久大規模責成甚重均願極力贊成集議各捐薪資以襄盛舉因由該道及幫辦文天駿倡捐銀一千二百兩前總辦局務唐炯留捐銀一千二百兩在局大小各員合湊捐銀六千兩共銀八千四百兩按照

市價議買興工修理正屋三層建造庫房一座文案收支
引目票據各兩所餘屋數閒作爲司事吏書暨帳目收存
檔冊之地現已一律告竣工料尙無偷減所有捐資各員
在局有年所捐皆係薪工均不敢妄邀議敘並請免造冊
報銷等情詳請奏咨立案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咨部外理
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酌添鮑超勇營並撥餼項軍火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日

奏爲遵

旨酌籌添募鮑超勇營並撥餼項軍火俾資利用以速師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臣

於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鮑超奏傷病尙須調攝兵力不敷調遣一摺該提督傷病尙未大愈覽奏殊殷廬念卽著加意調治以期早日就痊據稱四川五營不敷調遣擬招集舊部將士等語前日已有旨諭令岑毓英督飭各營陸續出關進規越南北圻必須有繼進之師以厚兵力卽著鮑超會商丁寶楨酌

量調派舊部將領迅速招募勇營期於敷用所需餉項卽由該督籌撥務當源源接濟毋任缺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正在迅速籌辦聞又於七月十七日復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鮑超奏四川僅撥五營兵力不敷調遣擬令舊部將領招募勇營當諭令會商丁寶楨酌量增募期於敷用現在福州口岸被法人傷壞船隻焚燬船廠軍情緊急本日已明降諭旨一意主戰期於力挫兇鋒著鮑超與丁寶楨悉心會商迅卽募勇成軍不必如原奏添募多營但期足資戰守剋日部署啟行由湖北乘輪下駛俟到江西暫行駐紮聽候諭旨所有餉項軍火丁寶楨當力籌接濟

毋任缺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臣欽遵卽飛
行知會鮑超並以另函商辦去後覆查現旣決意主戰亟
應厚集兵力以期挫彼兇鋒惟募勇首先籌餉餉項不充
則勇多亦難得用籌備不預則事後必致倉皇臣現就川
省出入各款通盤計畫以定鮑超一軍接濟之需俾事機
確有把握查川省歲入之款合之歲出之款雖極力撙節
實不敷銀一百三四十萬兩今再加鮑超一軍若如該提
督原奏所稱招募之數合之應撥軍火一切每月增餉十
數萬合計每年加增餉項約一百五十餘萬是川省每年
不敷之餉已及三百餘萬力量萬有不及此時事關緊要
臣斷不敢不力顧大局亦不能不先事籌維庶免後來竭

贖貽誤戎機再四思維謹已遵照不必如原奏多募勇營
但期足資戰守之

諭函商鮑超請其再行添募十二營合之前次奉撥川省
現有之五營共成十七營計勇數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人
亦足自成一軍並飭司道移緩就急先行湊撥銀十萬兩
又令機器局撥給十二營應用洋槍二千四百桿洋藥四
萬觔銅帽四十萬顆鉛丸配齊足用卽日委員分解至夔
州府城交該提督查收現在軍情緊急查夔州至省一千
六百餘里若鮑超再行來省往返必須兩月有餘曠日必
多茲特函商其不必來省卽在夔州調集舊部速行開招
或就近前赴湖北各處招集尤爲簡捷

臣

刻已飭令前撥

川勇五營卽日截清舊饟由省啟行前赴夔州聽候調撥
俟將所添之十二營成軍後合爲一軍卽由鄂乘輪船下
駛暫住江西候

旨遵行至臣所撥川勇五營雖係就素所得力之勇挑出
候用猶恐該提督以勇必自募乃能應手亦已咨商由其
就近將該營遣撤另募五營以歸一律如此辦理則事機
可期迅速不致緩不濟急至臣現酌量函商添募十二營
加以所撥之舊有五營合計勇數尙不爲少用款亦鉅以
川省支應各路協撥通計實已竭力無餘若以軍少尙不
敷用則川省萬無可騰挪之款惟有仰懇

天恩或於他省軍事較緩之處每月另行酌撥以資接濟

若必川省一力供支則除京餽及東北邊防固本兵餽不計外或請於現在應協各路營餽內每月酌量減解庶支應無虞短絀否則各路之協撥旣多而川省四路邊防均屬夷疆時虞滋事必須設法自固免生意外之患又多一番顧慮此乃攘外安內之法斷不可不先爲計及所有遵籌酌添餉超勇營及籌備餽項軍火各項是否有當謹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自請帶兵防法片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日

再欽奉

上諭據鮑超奏稱傷病尙須調攝兵力不敷調遣自係實情茲臣現已遵

旨爲之酌量添募十二營合之前撥五營已有八千數百人兵力尙不過薄惟所稱傷病未愈將來能否進行尙未可必當此事機喫重臣再四思維若該提督再有他請則緩不濟急無裨於事臣願卽將現撥之川勇五營於各防

所再行酌抽五營其餘尙有之勇川省地大人繁自應留爲彈壓巡防之用臣於此外加募五營共成十五營自行督率迅往湖北江西一帶或卽到閩省候

旨遵辦夫兵貴精不貴多乃行軍要義若兵多饑乏譁潰
堪虞易滋他事且兵法有知己知彼之說卽以法人而論
遠隔重洋征調甚費其兵雖多默揣亦不過三五千人或
七八千人而止此外則多虛張聲勢臣今以七千五百人
當之亦足相敵况兵少則心志齊較爲可靠且臣自帶勇
辦賊迄今二十餘年於軍勢機宜雖無他能而察看情形
亦稍熟習若此次鮑超或有他請仰懇

皇太后

皇上宸衷獨斷勅臣前往一行會辦必當臨事應變迅赴
事功且就臣所籌辦理則兵不加多饑不過費兩者均有
餘力而於川省邊防內地亦尙有備禦此誠內外兼顧之

法方今

宵旰憂勞

臣

職任疆圻受

恩深重當此有事之際尙不思激發天良力圖報稱自問
何以爲人區區愚忱非敢妄爲夸大也臨穎不勝迫切之
至謹具實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與唐炯前後所帶黔勇建祠合祀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爲

微臣

及已革雲南撫

臣

唐炯前在籍勦賊所帶員弁

勇丁捐軀効死情堪憫惻謹具實懇陳恭籲

天恩俯准建祠合祀以旌忠藎而廣

皇仁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自咸豐癸丑通籍後卽丁母憂正值貴州逆

匪楊瀝洗倡亂擾及平遠各處烽火逼近里門其時各兵

均在上游遵義一帶赴援不及堵勦無人

臣

不得已乃倡

率親族自出已資招募本籍壯丁共得八百人親率堵勦

幸數戰皆捷該匪遂奔竄定番一路平遠閭境遂以保全

臣方擬回籍撤勇適安順之狎匪又復滋事官軍屢戰不

利經前雲南布政使吳德溥署安平縣事以書致臣率所

帶勦楊逆之勇赴彼救援該處距臣籍亦近義不能不往

以遇狂氛預保鄉里因復率勇赴援甫及一月擒斬首匪

多名破其堅砦十餘處賊遂以平維時省城下游教匪突

起而鎮遠各屬苗匪亦同時鬪聚苗教兩匪人數既衆勢

頗鴟張各路紛紛告急前貴州撫臣蔣爵遠以賊氛甚熾

省城戒嚴兵饒兩乏奏請臣幫辦勦賊事宜臣奉

命後乃增募壯勇四千人以防守省城繼思守城無益不

如以勦爲防遂率軍出省親督勦辦自貴州省城起至下

游都勻鎮遠各屬轉戰六七年殲滅各匪黨及攻克各城

均經蔣爵遠奏明在案厥後咸豐庚申年臣奉

旨簡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始遣散各勇赴任所可念者

臣

自貴州帶勇幫辦勦賊初係自備勇糧因力難獨支始由官量予接濟維時貴州以瘠苦之區到處皆賊入款毫無而各省正值粵匪披猖自顧不暇亦無可指撥之款糧饟俱窮困苦已極

臣

所帶之勇每名須五六十日始得饌銀四五錢尙須扣除米折乃該弁勇等飢餓之餘至掘草根

樹皮以食毫無怨言每一遇敵猶復以弱敵強攘臂爭先

所向必捷至今黔中父老猶嗟歎之卽

臣

初帶勇時誠不

料其困極愈奮忠義之氣若斯極也而尤可憫者各省勇

丁軍興初起時陣亡者必有卹賞

臣

勇自從戎以來從不

知死敵有卹賞之典

臣

亦以貴州饑項奇絀決不與之言

及故歷次戰歿員弁勇丁六七年來不下數千人並無一
名言及卹賞者臣撤勇之日所欠勇糧積至百餘萬臣至
僅措得六百餘金給之遂相泣分散寂然不譁似此忍飢
致死口不言苦軍興以來實所未見又已革雲南撫臣唐
炯於同治六七年經四川督臣吳棠奏派援黔自遵義府
之上游起其時黃白號匪與下游各路苗匪合而爲一聲
勢極大唐炯率數千之衆自遵義起至下游之平越鎮遠
各屬節節埽盪轉戰無前遂將各匪以次削平正可漸冀
肅清而四川忽有兵饑不繼飭令撤勇之說唐炯恐日久
遷延欠饗太多難以遣散遂一面稟知川督一面卽行撤
勇厥後黔省上下游不一二年卽以勦平實唐炯初辦之

力爲多而其員弁勇丁之戰死者前後實亦不下數千人
情形亦極慘烈今日者黃沙白骨悉化青燐蠻煙瘴雨之
鄉兵戈已淨在該士卒生爲義旅歿作忠魂自問夫復何
恨惟是臣去黔後服官數省渥荷

隆恩唐炯亦屢邀

天眷有加無已而回憶三十年前之舊部身膏原野當時
之卹賞無聞骨碎疆場死後之孤忠罔託是患難皆士卒
所同安樂乃臣二人所獨清夜以思能無隕涕方今

聖德含宏恤死褒忠之典備極仁厚而臣與唐炯兩軍同
一効命行間迄今二三十年並無瓣香片紙奠彼忠魂若
再不據實瀝請代籲

恩施是臣等負義實深九原有知必多銜恨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士卒等致身効死實有可矜

准於貴州本籍建祠合祀春秋二祭悉如典禮並請

飭部立案施行則該員弁勇丁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
沐

皇仁益當結草於世世矣所有瀝陳黔勇忠瘁情形及籲
懇建祠合祀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丁士彬入藏中途被阻片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臣等前因前藏喇嘛攘奪巴勒布商民財物日久未結恐釀事端奏請派員查辦欽奉

諭旨飭令道員丁士彬前往謹卽行知該道啟程赴藏嗣准駐藏大臣以此案業經賠償了結等情咨會前來^臣等以案旣辦結丁士彬或應飭令回川以省需費抑或前往察看俾昭周密之處未敢擅專具奏請

訓茲於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遞回原摺內開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所辦甚是與前次寄諭正相脗合此案業經辦結丁士彬卽著毋庸前往等因欽此正在恭錄轉行聞

適接據丁士彬稟稱本年閏五月十九日該道由巴塘起身二十三日行至川藏交界莽里地方突有江卡番官所帶頭人領衆數百以差事帶有俄國洋人奉商上傳知不准放過阻回公拉該道當派通事前往宣示詳晰開導並告以此次進藏係奉

旨察辦藏廓之事原爲爾等息事並無一洋人在內可以一望而知該番等聲稱洋人易辨投教之人難知並言廓番之事業已了結無須該道前去再四開導該番不惟不遵膽敢於邦木山廂集番兵數百名各執槍矛槍傷塘兵並以亂石拋擊狂悖情形百口不入只有暫住該處請示辦理等情據此

臣

等伏查藏番阻止洋人原非一次上年

洋人攝伯爵由川入藏行至巴塘該番聚衆阻攔經糧員趙光燮將該洋人多方護送幸得取道由雲南中甸一路回國又臣寶楨奏明請派貢生黃楸材赴印度游歷行至巴塘該番等無端以黃楸材與洋人通氣糾衆攔阻黃楸材無奈亦只得取道雲南中甸前行是該番之阻止洋人已成慣技但此次該道入藏係奉

旨特派之員該番等乃竟敢糾衆阻攔且明言廓事已了毋庸該道前往明係不欲該道入藏查辦滋事喇嘛遂藉有洋人爲詞肆行無忌實屬狂悖已極若不加以懲創桀驁之氣愈熾日後難保不釀大患惟當此時事多艱若因此無知蠢番致興大舉實覺不值惟有仰懇

天恩飭令駐藏大臣嚴飭商上將現充江卡營官巴蒼奪吉撤退懲辦並勒交聚衆抗阻之頭人一併懲治仍一面嚴飭該管喇嘛將攘奪滋事之首犯人等查明交出照例究辦以懲刁玩而儆將來除行知丁士彬遵

旨回川外所有該道入藏中途被阻情形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 臣 岐元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現准西甯辦事大臣來咨以洋人俄官尼擬由西甯取道入藏游歷咨請照約保護 臣 等接報之後卽飛咨駐藏大臣一面檄行川界文武員弁如遇該洋人到境卽行善爲開導妥慎護送毋得稍有疏忽在案此次丁士彬入藏該藏番藉口洋人任意阻攔則將來俄官尼一

至藏境其阻攔自在意中所願俄官尼聽信員弁開導改道折回或可幸免無事上紓

宸廑但洋人自有入藏探路之約而入藏游歷者絡繹不絕洋人又固執性成聞此次俄官尼在西甯一帶查探入藏各路已歷數年立意甚堅將來恐不聽開導勢在必行該藏番又不可以理論一味顛預力阻難保不有意外之虞臣等再四思維除在川境竭力開導保護外一入藏界別無善策實不得不深切隱憂仰祈預爲

飭知駐藏大臣設法妥辦以免生事合併陳明謹

奏

遵 旨覈計川省籌解海防需費摺

光緒十年八月初三日

奏爲海防需費喫緊擬就本省力量可籌之數通盤覈計以備應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接准戶部咨開以刻下沿海防務正緊奉

旨通盤籌畫接濟令不濱海各省一意裁節限兩月內籌畫若干一面迅速籌備一面奏明再行覈議以歸畫一等因具見部

臣

統籌全局苦心經營不遺餘力

臣

等備員封

圻曷敢不激發天良竭慮殫心詳細覈度以期衆擎易舉共濟艱難惟思量入爲出乃制用之常經酌盈劑虛實因時之妙用當此時事孔急若祇知自固而昧於遠略者拘墟之見也矜言驚外而遽忘本圖者膚淺之計也拘墟者

固以鮮通而罔濟膚淺者亦恐一發而無餘二者似皆不可常恃臣謹將部臣所籌議者就川省實在情形悉心參酌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夫部臣之所謂裁減者原祇令節其有餘並非欲增其不足伏查川省歲入之款通計錢糧課稅及各雜項實收銀一百零數萬兩又加津貼捐輸兩項共收銀一百六十餘萬兩又貨鹽兩釐實共收銀八十餘萬兩皆可按冊而稽而地丁津捐數項每遇年歲稍歉約計民欠亦尙有十數萬兩釐金多寡則視商賈之暢滯盈絀本難預定總計通省歲入實不過三百五六十萬兩而歲出之款

自京饌以及各海防邊防暨各省營協饌仰給於川者甚多除酌量不急各處稍爲緩解外每年計須實解銀二百五六十萬兩加以本省旗綠各營官兵俸饌實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又本省分防各邊夷及內地巡防各匪勇饌須銀五十餘萬兩以入抵出每年實短銀一百餘萬兩而隨時或有加撥之項尙不可計川省年來所有進款均盡數供支各處協撥之需而本省兵勇兩饌皆係參前補後移彼發此百計騰挪以爲周轉補苴之術拮据實已不堪現又加鮑超之募勇若必盡如所請無論該軍一營合計已增饌至二百零數萬兩軍火各項鉅款尙不在內卽儘全省所入概供該軍亦萬無此大力卽以現在遵

旨商令添募十二營合之前撥五營共十七營計餼每年亦在六七十萬兩均應隨時百計籌畫而能否不致有缺或須奏請分指他省協撥實不敢知而况應給之軍火尙不在此數此川省現時實在情形也臣前准部咨卽與各營密商除駐防旗兵外議將綠營各兵酌裁一二成而各兵已嘖有煩言臣未敢操切從事復與各營將官商令以後各營開除名糧不准隨時募補須俟咨明准補方能照辦思爲釜底抽薪之法俾免兵心渙散別生枝節然亦祇能緩圖未可急就至各營防勇川省近年所裁已多今除撥出五營歸鮑超統帶赴防外所餘僅十四五營而川省西南松建一帶數千里全屬夷疆又近腹地之馬雷峽越

各邊夷概係生番漫無統率獷悍異常現以十營分布邊地爲保境制夷之用多屬不敷此外內地百二十餘州縣咽喉匪會匪無處不有又加生齒過繁無業貧民日集日多無處安插今祇以四五營分防查拏奔走殆無虛日是今日勇營似亦不能再裁且以馬雷峩越各邊而論從前歲歲夷人出巢滋擾每次必費帑七八萬或十餘萬不等習以爲常近數年來防範精密夷人稍知畏懼間遇有出巢生夷亦只就各邊勇移緩赴急或檄令招募鄉導百餘人或二三百人而止夷退卽撤決無從前糜費卽以此數年而論此中節省已不爲少若再議裁恐邊地太寬夷人太衆一有意外之事是此時甫裁去一營轉瞬又添出數營

得不償失殊非至計是目前勇數亦似不可裁也又川省錢糧課稅從前本省所入本不足供支本省必須他省指撥接濟近數十年津捐兩項每年皆格外加銀一百五十餘萬兩民力實覺不支亦屬無可再加至川省之機器局原辦局面極小且開辦甫經四年所有出洋購買機器各要件並修造廠局各房用銀不過八九萬兩又除隨時添買機器並製造槍藥之銅鐵硝磺各項以及局中之工匠司事委員工食薪水等費每年亦不過用銀三萬餘兩通計開局至今四年所用銀實不過二十一二萬兩而所造之槍彈洋藥除本省操練足用外撥解滇粵兩省者亦不爲少近又撥解鮑超新募勇營洋槍銅帽洋藥爲數頗多

是以十一二萬兩之工資供各處不時之用並不似上海等局辦理已二十餘年每年用銀至數十萬者比今若再裁是局可不必設矣至現在各局如交代局已全裁保甲發審各局從前員紳均有薪水今已裁去八成其餘採訪洋務釐金籌餉各局凡稍有可省者無不從減目前冗費冗員年來大半搜括殆盡自問實無可再裁此皆川省共見共曉之事並非敢稍爲含混也現臣與司道等逐加覈計到處搜求實別無節省增益之術惟海防大局必須兼顧日來極力斟酌計惟有於通省貨釐鹽釐項下將各路進出水陸各口細加考較嚴禁偷漏竄放之弊又將各局員詳加考察可裁卽裁一有作弊立即撤參此外又將現

在之官運局密益加密並令設法招徠商販以期多銷一引卽多增一引之課釐以此盡力辦理每年約可節省銀十一二萬兩分批解部以備非常之用舍此更無他策至臣等處此時勢恨不得殫其地之所出以供急需而事必求其可行若盡情羅掘恐欲盈轉絀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刻下海防固爲緊要內地尤宜加意撫綏安集刻不容疏緣天下之患每出於所備之外與其備之於有事不如解之於未形此正不可不深長思也所有臣等通盤籌議川省款項現在出入實情擬於無可設法中每年籌解銀十二萬兩以備應用緣由謹據實由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鮑超饒需軍火煩重據實陳奏片

光緒十年八月初三日

再臣前奉

諭旨以鮑超具奏新募勇營令

臣

會商該提督可不必多

募但期足資戰備等因欽此

臣

當卽欽遵飛咨該提督遵

照並商請新招十二營合之前撥五營共十七營前往辦

理又以軍行宜速復一面飭知司局無論何款先行籌撥

勇糧十萬六千兩洋槍二千四百桿洋藥四萬觔銅帽四

十萬顆鉛丸足用於七月二十七八等日分批委解交收

茲接該提督鈔錄奏稿並將該營需用勇糧軍裝一切大

數鈔單咨會預爲備辦前來

臣

查單開所稱募步隊三十

六營馬勇十營共四十六營每年軍餉共實需銀二百數

萬兩而軍火軍裝各軍所需不下數十項每項多者數萬件少亦數千件不等臣與司局核議通計每年需銀約在三百餘萬兩是舉四川全省所入儘數供給該軍一軍尙難敷用卽以所需洋槍一項姑無論川省開辦甫經四年局面甚小自難應數卽合各省機器局悉以供支亦恐一時不能備齊至其餘各項尤多縱竭一省之財力人力剋期製辦亦非年餘不能爲功至馬隊一項必須出口購辦鞍轡亦以京城購者爲佳歷來軍營所用皆係如此川省更無從措手查海防喫緊但使力所能爲臣等決不敢稍形推諉無如該軍所需無一不備雖屬軍中應需之物亦未免過於煩重令人措辦爲難現已將實情飛咨該提督

酌核自行請

旨分飭各省撥濟聽候遵行或期通力合作俾該軍不致延緩時日有誤師期且該營一經開幕不日即可成軍將來饟項軍裝一有不全又須守候而成軍之勇所有一應行糧卽須照發耽延一月卽虛糜十數萬月饟尤屬非宜是以不敢不據實上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續籌餉超軍餼催令啟程並請 飭部籌撥接濟摺

光緒十年九月十八日

奏爲遵

旨再行酌籌餉超勇糧俾令迅速成軍起程並請

飭部將該營勇數餼數核計應支餼項定章暨另指他省
分籌有著之款以期衆擎易舉免致貽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餉超募勇赴滇

臣

迭次欽奉

諭旨令募勇萬人並將軍械等項會商妥辦其軍中應用
之物只須敷用不准稍涉鋪張到滇後按月軍餼著戶部
籌撥有著的款支給等因欽此嗣接戶部咨令該提督詳
細查核所募練軍萬人內馬隊若干步隊若干所需月餼

若干連各項章程一併查明詳細奏咨再行由部酌撥餉項以昭核實如該提督啟行較速卽由四川預爲籌撥兩三箇月餉銀解交支用續又欽奉

諭旨以該軍現擬招募二十六營著照所請辦理目前餉需前由四川撥銀十萬六千兩恐尙不敷著丁寶楨無論如何爲難卽酌量添撥俾其迅速前進所有月餉著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臣於奉到

諭旨後正在會同司道極力設法酌量籌撥卽接准該提督來咨以該軍現募二十六營每月應需餉銀十萬六千餘兩令臣趕爲籌撥五箇月餉需速行解往應用其前撥之十萬六千兩該提督已分作爲製造鍋帳刀矛及買備

鞍馬等項之用所餘僅一萬五千數百兩等情臣接閱之下不勝焦急查該軍應用洋槍已先由臣撥給二千四百桿分起陸續委解其川省撥出五營所需洋槍鍋帳一切均由臣在省發足前往此時所製鍋帳刀矛及買備鞍馬等項據稱已用銀九萬兩之多似此辦理四川一省入款何能支應現據稱所募二十六營每月共需餼十萬六千數百兩令速籌撥五箇月餼銀解往支用以該提督所咨核計該軍五箇月之餼卽需銀五十餘萬兩爲數極鉅臣非不願竭力供支祇以川省現在應行接濟緊要餼項除該軍外尙有應解之京餼及東北邊防淮餼滇粵黔省各軍餼均係緊急卽須分起撥解而西路新疆伊犁等營月

饑現在時時坐催必得陸續接濟又本省綠營兵饑及留防各勇口糧亦應支發若照該軍所用則各路指撥之款紛至沓來如何籌給殊屬爲難然現時軍情喫緊臣等卽艱窘萬狀亦應勉力撐持惟軍營口糧必須確有限制乃能隨時籌維以備臨時支應且

國家當此用兵之時饑項拮据日甚一日臣等職司其事縱不能力圖撙節亦豈能毫無計畫任便取攜以致跋前疐後貽誤將來復查自咸豐年間軍興以來各省支發勇糧多少不一然綜而計之以黔省爲最輕山東次之此時四川係照山東支給亦屬從輕其餘如湘楚淮各軍均照章每營五百人其饑項係定爲每月二千八百餘兩一切

在內歷來各營口糧之多無逾於此今鮑超所募之勇二十六營如照各軍營五百人爲一營計勇則一萬三千人卽照湘楚淮各營餼項核計支發每月共需銀七萬數千兩今臣與司道等會商該軍勇數餼數卽查照口糧最大之湘楚淮各軍一律酌發惟川庫近年指撥之款爲數過多司庫所入隨收隨盡實無存餘茲擬暫爲通融於各兵勇等應支月餼內湊借銀六萬四千兩又於暫時可以稍緩之解款等項內挪湊銀七萬六千兩共暫湊借銀十四萬兩解交該營照此核計則連前解之十萬六千兩又加以臣隨後撥解該營製造軍裝之銀六千兩共已解銀二十五萬二千兩卽前解之十萬六千兩該提督已作爲製

造鍋帳刀矛及買備鞍馬等項用去刻計已經解存該軍之銀尙有十六萬二千餘兩想足供該軍兩月口糧別無短絀况川滇相距不過一月有餘卽沿途稍有耽延計五十日亦必可到滇現發之口糧亦尙從容敷衍其到滇後戶部籌撥之款亦可陸續解濟似此辦理該提督想可成行惟有催令迅速啟程庶餽項不至日耗一日轉成虛糜也若該軍必須再催多發則川省兩月之內撥發該軍者已二十五萬二千餘兩竊計軍興以來數十年各省軍營撥款之至多且速恐未有如此之甚者夫川省之力接濟已半天下到處搜括力盡筋疲此皆部臣可考而知實難再有贏餘現尙亟須撥解各路要款臣等實不知作何籌

措憂慮如焚不可終日應請

天恩於此次酌撥銀十四萬兩後催令該軍剋期啟行毋久耽延以致人多食衆坐耗饟需無益於事並懇

勅部將該軍每月實在應發饟項速行籌議指撥接濟俾可衆擎易舉至川省此次前後撥解該營饟項軍火一切應由該營自行造報川省無憑辦理以免軫轍而滋舛錯合併陳明所有籌撥飽超勇糧及請催令迅速成軍啟行並由部速籌有著之款接濟各緣由謹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

奏

江省加抽濟楚鹽釐事多窒礙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

奏爲江省加抽濟楚川鹽釐金在萬戶沱設局事屬窒礙且於三省大局有損無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戶部咨開兩江總督曾國荃奏江南饒紬

擬倣兩湖鹽飭加價成案在萬戶沱設局加抽川鹽釐金每觔三文以濟軍饒一摺光緒十年七月十九日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當卽轉飭遵

辦去後茲據總辦鹽務候補道夏崑會同鹽茶道崧蕃詳

稱伏思江省議加川鹽釐在萬戶沱設局抽收自係爲籌

畫饒需起見若於川省引課楚省釐金均無關礙而又有

益於江省饒源亟應權宜辦理然而揆度情勢實有窒礙

難行者查川鹽近年成本過重每引萬觔運至宜昌實需本銀三百餘兩在楚售鹽每百觔價僅三兩一二錢上下是川商每引獲利不過數兩多至十餘兩而止現在楚省每觔加抽二文川商利息已微而猶勉強運銷者誠以生業血本攸關不得不借運行新引爲收還舊欠地步且川淮並收亦難獨有所藉口是以竭蹶從事然已嘖嘖嗟怨今若每觔又加三文則每引必虧本二三十兩又獨抽川鹽不抽淮鹽同一行商相形之下川商益覺危懼勢將羣相裹足川省每年濟楚應行七八千張之引廠竈所添七八千萬觔之鹽從何銷售商疲廠困引積課懸其有害於川一也楚省近年所抽川釐已不逮前然每年尙能收銀

八九十萬至百萬不等大宗餽源全恃乎此一旦川鹽不行釐金驟絕失此鉅款餽需何出其有害於楚一也江省務於萬戶沱扼要抽釐設使各商畏阻停舟不下勢不能憑空抽取且以川省行楚本岸一朝正商歇業必至私販羣起多方繞越巧爲偷漏川楚疆界犬牙相錯道路紛歧防不勝防緝不勝緝宜沙一帶固易充斥卽武漢等府亦不難浸灌欲抽釐而釐無可抽欲復淮而淮終難復徒使楚省坐失自然之大利川省亦少數千之引課而於江省仍未見有裨益其無利於江又一也况萬戶沱係湖北川鹽計岸埠口每年額行鶴峰長樂等八州縣計引二千數百張且例准歸州巴東等處居民購食而宜昌下游之灣

潭漁陽關等處則又爲峰長本岸運道必由之路川省計鹽與淮岸行銷之川鹽迥別今江省若於川省埠口設局必致引岸混淆恐各計商因之觀望惶惑停引不行不特額引積滯而八州縣亦復淡食堪虞

國課民生兩有關繫詳請據情奏咨前來 臣覆查川商在楚售鹽近已由楚省加釐二文若江省再加抽三文較楚省所加猶多商力實有不支况川江險灘林立節年鹽船失事虧本已多川商持本求利誰肯甘心折耗勢將擡價顧本而楚民食慣川鹽誰肯任從加增勢必尋釁滋事減價則病商而商不願加價則病民而民不願且病商則慮走私病民則虞生事商爲川民岸爲楚地萬一釀成事端

咎將誰歸况乎正商阻絕梟販橫生引既不行釐亦無出
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查萬戶沱乃川鹽行楚計岸埠口今
竟聽江省設局抽釐則川省引岸淆混江楚疆界不分恐
亦無此政體臣極知時事艱難何敢稍存畛域之見無如
通籌再四實於三省有損無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敕下兩江督臣另行設法籌辦以卹商力而清
引岸誠爲大局之幸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川鹽倣照兩淮行票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奏爲查明川鹽倣照兩淮行票窒礙難行請仍照川省定章辦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龍湛霖奏請將川粵鹽引改票以裕餉源一摺據稱籌餉以鹽務爲大宗請將川粵鹽務倣照兩淮之法除本省應作食岸不計外其餘一律改作票鹽招商承領大票行五百引繳票費銀六千兩中票十分取一小票百分取一應繳票費亦如之由部發給執照其設局督銷及抽收釐課之法均倣照准鹽章程等語飭臣體察情形能否裨益餉源於商民有無窒礙詳細妥籌奏明辦

理等因欽此當經轉行遵辦去後茲據鹽茶道崧蕃官運局總辦鹽務候補道夏崑會詳查川省鹽務自清釐以後除本省應作食岸不計外所有邊岸如配行積引以濟楚者爲商運其配行正引並帶銷積引運往黔滇兩邊及湖北八州縣者爲官運商運則鹽道主之官運則總局主之伏思商運以川鹽濟楚特以前此江楚用兵淮綱道梗奏借川鹽以濟民食其繳清課稅者便可持引配銷商無定名引無定岸亦並無年限之可期嗣因兩省軍務肅清淮鹽上駛復經奏明每年濟楚只准配行八九千引不准多銷以爲復淮張本是楚岸原非川商子孫世守之業且川商資本微薄遠不逮淮商之厚購鹽運鹽需本納稅納釐

需本設店雇工又需本籌本既難兼顧獲利尤覺無多以故近年歇業者不少今若倣照兩淮復添票費不惟鹽本愈重無計行銷先已商號改業無從勒認此商運礙難行票之實在情形也至官運各岸無論銷行暢旺徵解無愆整飭正當得手未可輕議更張卽行商認岸之始飭令黔邊先繳銀一萬兩滇邊先繳銀四千兩卽爲領鹽資本誠以川無巨商行號大半皆三四人朋充尙覺筋疲力竭如再加以票費商力其何能逮兼以引路之險夷迴別引包之多少懸殊引地之寬窄又復各異自鹽務提歸官運商販各已安業茲若另行改票舊商必以官運失信而去新商必且懷疑畏阻不肯復來顧後瞻前實爲可慮此官運

礙難行票之實在情形也當此饒需支絀儻無病於商有裨於饒亦何憚而不爲無如川淮相較情形各有不同兩淮鹽法不能行之於川猶川省鹽法不能行之於淮遷地弗良其揆一也事關

國課民食未敢以籌饒之虛名反致誤籌饒之實效應請據實具奏等情前來臣覆查川省鹽務商運官運均無實在厚貲斷不能倣照兩淮行票委係實在情形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仍照川省現在定章辦理俾得無誤離網用守成法出自

鴻慈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派員帶勇赴援臺灣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爲臺灣軍情緊要巡撫孤軍待援甚切必應設法赴援
擬請籌備十營勇丁刻日由川至鄂雇覓輪船急駛赴閩
設法渡臺以維大局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自與法夷用兵以來一切戰事川省僻在西
隅多係得之傳聞言人人殊未能確有實耗近日外閒又
聞言臺灣軍事十分緊急法人已將海口封堵閩撫劉銘
傳孤軍力禦勢甚危迫求援各省尙乏應援等語

臣聞信

之下憤激莫名竊查臺灣爲中國腹心內地又係閩省菁
華聚集之區南東咽喉極爲扼要勢不能不與力爭而劉
銘傳謀勇素優賦性忠誠

臣

與共事有年實所深悉今獨

蹈危地若不一爲援手設令稍有蹉跌則中國正值需人棄此良才大爲可惜且於

國體亦殊有損言念及此寢饋不安在劉銘傳求援鄰省各省非不欲共抒公忠而迄無應者原以此時海口封堵無路進取事極爲難故不敢輕蹈危機反致喪師之失但以事機緊要若必動計安危則畏首畏尾天下亦無易辦之事臣忿切於心亟擬設法援應力顧大局雖明知杯水車薪遠道涉險亦難濟事且川中財賦現因協撥過多力亦恐有不足而事變所值聞之輒爲疚心萬難漠視因與司道等百計圖維正計議聞適接鮑超來咨以其奏明招募舊部勇丁二十六營川省撥出之五營應不在內現在

該營已部署分招成軍川省五營或令從征或行遣散或
卽調回由臣核酌自辦等語臣查川省撥出五營係臣年
來親爲操練尙屬可用但其勇數口糧均屬從減與鮑軍
多少迥殊臣向會帶過楚勇頗知湘淮各統領募勇必須
官弁勇丁一手自招乃能合用鮑超歷帶楚軍前撥五營
臣曾以此議與之函商請其或將五營勇丁查照該營現
定人數餽數辦理以歸劃一俾一營之勇不致兩歧心志
克齊臨敵庶免參差川省五營旣歸該提督統帶如須將
營勇撤散另募或另添足五百人一營並須更易舊時將
弁均由該提督酌定奏明辦理會於前次各摺內奏咨在
案今准其來咨以自奏准募舊部二十六營川勇不在其

內咨明由臣自行核辦臣思該五營已經調出自應令其
隨同赴滇爲正辦而據來咨所云五營弁勇非其舊部未
諳該營營規恐不合用等語亦係實情因再四思維似不
如調回爲是第該五營勇丁皆係熟練之師刻下川省力
量十分支絀而夷疆極形寥闊且生熟各番雜處不相統
率時有出巢滋擾之事必須分布扼防以顧內地本擬將
該五營撤回後卽令分紮各夷地方稍資控制繼念此時
臺事喫緊劉銘傳望援甚急以目前大勢而論似宜先其
所急方爲協宜因與司道往復籌維以川勇撥出五營鮑
超旣稱不在奏請二十六營之內咨請撤回且該軍二十
六營已較

諭准萬人之數多至六千餘人合之滇省現在各營兵力已屬甚厚值此臺灣待援孔殷若再募多勇中國饑力萬來不及擬卽以此五營再由川中添湊五營共成十營揀派能戰敢死之將二員分起統帶前赴閩省相機取道赴臺亟爲策應於川省兵事饒事所增無幾而閩事稍得臂助似爲善策該司道等意見相同臣擬卽查照辦理特揀調松潘鎮總兵夏毓秀記名提督候補副將吳奇忠作爲統帶各營五營如蒙

俞允該十營均係操練數年迥異尋常烏合之眾聞命卽行臣於奉

諭後卽飭領隊前往令其由川江駛赴湖北武昌雇覓輪

船駛至上海再由上海另雇可靠輪船赴閩相機渡臺亦
爲迅捷惟到閩之後進趨臺灣節節必有戰事臣當密與
該鎮將等熟籌機宜令其臨時設法妥辦期於生死不渝
總以得抵臺灣爲定不准稍形畏縮但得駛至臺地劉銘
傳有此相助壯氣定增足以力與持久徐爲後圖此臣之
私衷所切切自勵者也夫人之作事言易行難臣素不敢
飾爲浮說以自欺而欺人然事勢所迫義有必爲臣亦不
願遇事退憚以自負而負

國至此事如蒙

俯允則統兵旣已有人而該軍遠涉應援糧餉軍火必須
籌及尤應得誠勇任事夙有機謀之文員一二人爲之辦

理後路軍火糧餉庶無前進後竭之虞臣查川省藩司易
佩紳忠誠自矢慷慨赴義亟願前往實屬得力可靠惟該
員現任藩司籌餉尤要恐難分身臣應再切實揀派素有
謀略之員令其會同前進必不貽誤事機至此次派往援
臺之軍所有一切應用各件均由臣與該司道等勿論如
何爲難自行設法力辦不惟不敢上勞
宸廑亦不敢貽累他人所有傳聞臺事喫緊籌派兵勇應
援各情形出自愚誠毫無強飾是否有當謹恭摺由驛六
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渡臺機宜片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臣此次奏請援臺明知事屬艱難不易措手但迫於義憤中心如焚不能自己因思天下至難之事有志者竟成若皆以觀望處之不惟難者不易卽易者亦難臣是以不避冒昧之譏決而爲此也惟渡臺非易臣竊思此時與法人言戰徒以力拒或難與爭若兼以智取容有一得現在海口已被封堵則渡臺非難進口實難必須別籌調度臣現與揀派之統領等悉心妥議到閩以後渡臺機宜思仿漢臣張良明修暗渡之計令於到上海後用重價雇募堅好輪船二三隻裝載勇丁赴閩到閩後另於閩省沿海就近雇覓民間漁船及小貿商船二三百隻約俟渡臺時以

輪船發言赴臺作爲行商而暗以另雇民間小船易載勇丁每船或十人八人或十餘人不等令各勇均改裝易服作爲漁人及沿海貿易形狀卽自雇之輪船亦不令得知且先令各小船散泊沿海近處洋面或捕魚或賣物時來時往法人必有巡海之船使之熟視不疑乃於早夜閒乘其不防不必數十船爲一幫只以三五船卽作一幫均作捕魚賣物狀暗向臺地散行一經得閒卽行急駛如此乘虛偷渡法人一時或不及知卽使知之而船小人少又全係散行洋礮亦易趨避卽經洋人擊中亦祇能及一船兩船所傷無幾聞臺灣距省大洋不過六七百里船小載輕急駛約二三日可到但能設法駛到則兵法之所謂虛虛

實實者祇須稍有謀略皆可隨意所爲古人云忠信涉波
濤又云真誠所至金石爲開此決非欺飾後人之語誠使
此去在事各統領將弁勇丁共成一心出以忠誠死生以
之仰蒙

聖主威福庇蔭或可冀得機得勢未始非竭盡人事之一
端至_臣揀派之統領夏毓秀吳奇忠二員皆十數年經歷
戰場_臣親見其襄創力戰不避危險極爲可靠應俟奉
旨遵行後_臣當諄切密囑令其相機辦理毋稍疏率或致
有誤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